

管桦经典作品集

小英雄雨来

管桦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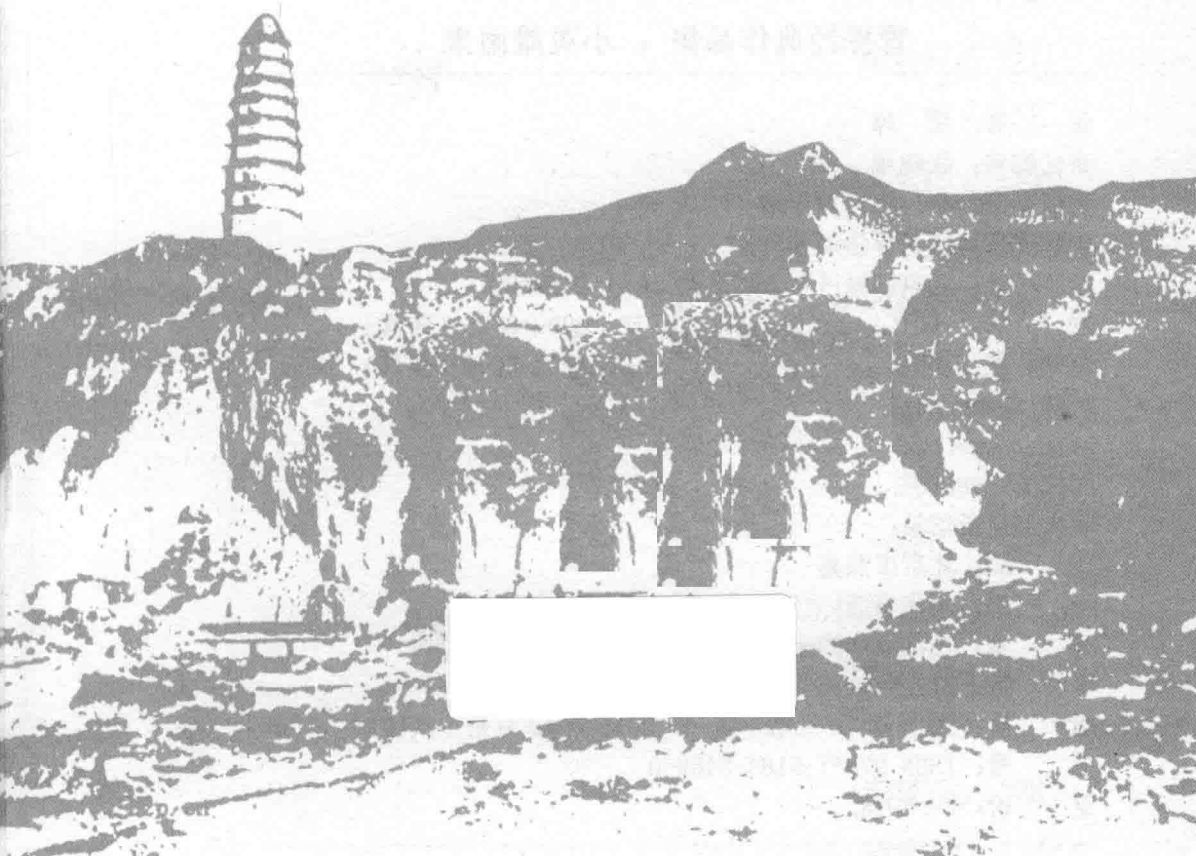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管桦经典作品集

小英雄雨来

管桦◎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英雄雨来：管桦经典作品集 / 管桦著. — 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15. 12

(世纪红色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5104-5482-0

I. ①小… II. ①管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90679 号

管桦经典作品集：小英雄雨来

作者：管桦

责任编辑：张晓翠 杜力

责任印制：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行部：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 (传真)

总编室：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权部：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nwpcd@sina.com

印刷：北京市燕鑫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787mm*1092mm 1/16

字数：214 千字 印张：15

版次：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104-5482-0

定价：29.8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：(010) 6899 8638



目 录

小英雄雨来 / 1
惩罚 / 93
旷野上 / 122
小瓦匠 / 137
二十八宿 / 151
三支火把 / 155
不要让汽灯灭了 / 160
山谷中 / 163
第一课 / 179
魏家女人 / 193
暴风雨之夜 / 201
白马山 / 208
妈妈同志——冀东抗战故事 / 212
“奔儿头”进托儿所 / 219
附录一 / 228
附录二 / 234



小英雄雨来

雨来这孩子

晋察冀边区的北部有一道还乡河，河里长着很多芦苇。河边有个小村庄。芦花开的时候，远远望去，碧绿的芦苇上像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。风一吹，鹅毛般的苇絮就飘飘悠悠地飞起来，把这几十家小房屋都罩在柔软的芦花里。因此，这村就叫芦花村。十二岁的儿童雨来就是这村里的。

雨来最喜欢这条紧靠着村边的还乡河。每到夏天，雨来和铁头、三钻儿，还有很多很多光屁股的小朋友，好像一群鱼，在河里钻上钻下，藏猫猫、狗刨、立浮、仰浮。雨来仰浮的本领最高，能够脸朝天在水里躺着，不但不沉底，还把小肚皮露在水面上。

妈妈不让雨来耍水。妈妈说河里有淹死的人，怕把雨来拉去当替死鬼。

有一天，妈妈见雨来从外面进来，身上一丝不挂，浑身的水锈，被太阳晒得黝黑发亮。妈妈知道他又去耍水了，把脸一沉，叫他过来，扭身就到炕上抓笤帚。雨来一看要挨打啦，撒腿就往外跑。

妈妈紧跟着追出来。雨来一边跑着，一边回头。糟了！眼看要追上了。往哪儿跑呢？铁头正赶着牛从河沿回来，远远地向雨来喊：“往河沿跑！往河沿跑！”

雨来听出铁头话里的意思，就折转身，朝着河沿跑。妈妈还是死命追着不放，到底追上了，伸手一抓，可是雨来浑身光溜溜的像个小泥鳅，一下没抓住，扑通，扎在河里不见了。河水卷起很多圆圈，渐渐扩大。妈妈立在河岸上，眼望着水圈发愣。

忽然，在老远的地方，水面上露出个小脑袋来，像个小鸭子一样抖着头上的水，一边用手抹一下眼睛和鼻子，嘴里吹着气，望着妈妈笑。

夜校

秋天。

爸爸从集上卖苇子席回来，同妈妈商量：“看见区上工作同志，说是孩子们不上学念书不行，起码要上夜校。叫雨来上夜校吧，要不，将来闹个睁眼瞎。”

夜校就在三钻儿家的豆腐房里。房子很破。教夜校的是东庄学堂里的女老师，穿着青布裤褂，胖胖的，剪着短发。女老师走到黑板前面，嗡嗡嗡嗡说话的声音就立刻停止了，只听见哗啦哗啦翻课本的声音。雨来从口袋里掏出课本来。这是用加板纸油印的，软鼓囊囊，雨来怕揉搓坏了，向妈妈要了一块红布，包了书皮。上面用铅笔歪歪斜斜地写着“雨来”两个字。雨来把书放在腿上，伸出舌头舔舔指头，掀开书。见女老师闪在一边，斜着身子，用手指点着黑板上的白字，念着：

我们是中国人，
我们爱自己的祖国。

大家就随着女老师的手指，齐声轻轻地念起来：



我们——是——中国——人，
我们——爱——自己的——祖国。

有一天，雨来从夜校回到家，躺在炕上，背诵当天晚上学会的书。可是，背了不到一半就睡着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门吱扭响了一声。雨来睁开眼，看见闪进一个黑影。妈妈划了根火柴，点着灯一看，原来是爸爸外出卖席子回来了，可是，怎么忽然这样打扮起来了呢？肩上披着子弹袋，腰里插着手榴弹，背上背着一根长长的步枪。

爸爸对妈妈说：“鬼子又‘扫荡’了，民兵都到区上集合。一两个月才能回来。”

雨来问爸爸说：“爸爸，远不远？”

爸爸把手伸进被里，摸着雨来光滑的脊背，说：“这哪里有准儿呢？说远就远，说近就近。”

爸爸又转过脸对妈妈说：“明天你到东庄他姥姥家去一趟。告诉他舅舅，就说区上说的，叫他把村里民兵快带到区上去集合。”

妈妈问：“区上在哪儿？”

爸爸装了一袋烟，吧嗒吧嗒抽着，说：“三天里头，叫他们在河北一带村里打听。”

雨来被抓住了

第二天，吃过早饭，妈妈就到东庄去了，临走说晚上才能回来。晌午到了，雨来吃了点剩饭，因为看家，不能到外面去，就趴在炕上念他那红布包



着的识字课本。

忽然，听到街上咕咚咕咚有人跑，把房子震得好像要摇晃起来，窗户纸哗啦哗啦响。

雨来一骨碌下了炕，把书藏在怀里就往外跑，刚一迈门槛，进来一个人。雨来正撞在这个人的怀里。抬头一看，是李大叔。李大叔是区上的交通员，常在雨来家落脚。

随后，听见日本鬼子叽里哇啦地叫。交通员李大叔忙把墙角那盛着一半糠皮子的缸搬开。雨来两眼愣住了：“咦！这是什么时候挖的洞呢？”李大叔跳进洞里，说：“把缸搬回原来的地方，你就快到别的院里去，对谁也不许说。”

十二岁的雨来拿出吃奶的力气，才把缸搬回原来的地方。

雨来刚到堂屋，见十几把雪亮的刺刀从前门进来。他撒腿就往后跑。背后咔嚓一声枪栓响，有人大声叫道：“站住！”

可是雨来没理他。脚下像踩着风，一直往后院跑。随着，子弹向他头顶上嗖嗖地飞来。可是后院没有门，雨来急出一身冷汗。

靠墙有一棵桃树，雨来抱着树就往上爬。鬼子已经追到树底下，伸手抓住雨来的脚，往下一拉，雨来就掉到了地上。鬼子把他两只胳膊向背前一拧，捆绑起来，推推搡搡回到屋里。

扁鼻子军官

前后院鬼子都翻遍了。

屋子里也遭了劫难，连枕头都用刺刀挑破了。

炕沿上坐着的那个鬼子军官，两眼红红的，像刚吃过死人的野狗，用中国话问雨来说：“小孩，问你话，撒谎的不许！”

突然，他望着雨来的胸脯，张着嘴，眼睛睁得圆圆的。雨来低头一看，原



来刚才一阵子挣扎，识字课本从怀里露了出来。鬼子一把将课本抓在手里，翻着看了看，问他：“谁给你的？”

雨来说：“捡来的！”

鬼子堆起脸上的横肉，露出满口金牙，做个鬼脸，温和地对雨来说：“害怕的不要！小孩，皇军大大的爱护！”说着就用鬼子话叫人给他松绑。

雨来把手放下来，觉着胳膊更加发麻发痛。扁鼻子军官用手摸着雨来的脑袋，说：“这书谁给你的，关系的没有，我的不问了。别的话要通告诉我！刚才有个人跑进来，看见没有？”

雨来用手背抹了一下鼻子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我在屋子里，什么也没看见！”

扁鼻子军官伸手在皮包里掏。

雨来心里想：“掏什么呢？找刀子？鬼子生了气要挖小孩眼睛的！”

可是掏出来的却是一把雪白的日本糖块。往雨来手里一塞，说：“这个大大的好！你的吃吃，你的告诉他的什么地方？金票大大的有。”

他又伸出那个戴金戒指的手指，说：“这个，金的，统统的给你！”

雨来没有接他的糖，也没有回答他。

旁边一个鬼子嗖地抽出刀来，瞪着眼睛，要向雨来头上劈。扁鼻子军官摇摇他的圆脑袋。两个人叽叽咕咕说了一阵日本话。那鬼子向雨来横着脖子翻白眼，使劲把刀放回鞘里。

扁鼻子军官压着肚子里的火气，用手轻轻拍着雨来的肩膀，说：“死了死了的没有，我的不叫，我大大的喜欢小孩。你看见的没有？说呀！”

雨来摇摇头，说：“我在屋里，什么也没看见！”

扁鼻子军官的眼光立刻变得凶恶可怕，他向前弯着身子，突然伸出两只手。啊！这手就像鹰的爪子！扭着雨来的两个耳朵，向两边拉，雨来疼得咧着嘴叫。随后，鬼子又抽出一只手来，在雨来脸上左右开弓，“啪！啪！”打了两巴掌，又用手把他脸上的肉揪起一块，咬着牙拧。雨来的脸立时变成白一块，青一块，紫一块。鬼子又向他胸脯上打了一拳。雨来脚立不稳，打个



翘起，后退几步，后脑勺儿正撞在柜板上，身子一歪要倒下去，但立刻又被抓过来，肚子撞在炕沿上。雨来半天才喘过这口气。脑袋里像有一窝蜂，嗡嗡地叫，两眼直冒金花，鼻子里流着血，血珠掉下来，溅在课本那几行字上：

我们是中国人，

我们爱自己的祖国。

鬼子打得累了，雨来还是咬着牙说：“没看见！”

扁鼻子军官气得暴跳起来，嗷嗷吼叫：“枪毙的有！枪毙的有！拉出去！死了死了的！”

河沿上响了几枪

太阳已经落下去，蓝色的天上飘着一块一块的浮云像红绸子，照在还乡河上，河水里像开了一大朵一大朵的鸡冠花。苇塘的芦花被风吹起来，在上面飘飘悠悠地飞着。

芦花村里的人听见河沿上响了几枪。老人们都含着泪说：“雨来是个好孩子，死得可惜！”

“有志不在年高。”

芦花村的孩子们，雨来的好朋友铁头和二黑几个人，听到枪声，都呜呜地哭了。

交通员李大叔在地洞里不见雨来搬缸。幸好院里还有一个出口，李大叔试探着推开洞口上的石板，扒开苇叶，院子里空空的，一个人影也没有，四周也不见动静。忽然听见街上有人吆喝着：“豆腐啦！”这是芦花村的暗号，李大叔知道敌人已经走远了。



可是怎么还不见雨来呢？屋里屋外都找遍了，也没有雨来的踪影。他跑到街上一问，才知道雨来被日本鬼子打死在河沿上啦！

李大叔听说之后，脑袋轰的一声，耳朵叫起来，眼泪流下来，就一股劲儿地跟着人们向河岸跑。

到了河岸，别说尸首，连一滴血也没看见。

大家呆呆地在河岸上立着。河边静静的，河水打着旋涡哗哗地向下流。虫子在草窝里叫着。不知谁说：“也许雨来被鬼子扔在河里冲走了！”

大家就顺着河岸向下找。突然铁头叫起来：“啊！雨来！雨来！”

在芦苇里，水面上露出个小脑袋来。还是像个小鸭子那样抖着头上的水，一边用手抹了一下眼睛和鼻子，嘴里吹着气，一边扒着芦苇，向岸上人问道：“鬼子走了？”

“啊！”大家都欢喜地叫起来，“雨来没有死！雨来没有死！”

原来枪没响以前，雨来就趁鬼子不防备，一头扎到河里去了。鬼子慌忙向水里打枪，我们的小英雄雨来已经从水底游到远处去了。

军事演习

虽然是秋天，午后的太阳还是火烧火燎地烫人。蓝天上的云，像海边被风吹皱的沙滩，静静地浮在那里，白得耀眼。田野里，大部分庄稼都已经割完了，变得广阔起来。只剩下一两片晚熟的庄稼没有割。

芦花村西的几亩高粱，长长的高粱秆儿，像一支支红缨枪，把深红色的大穗儿举向蓝天，在风中抖动。

高粱地旁边有一片树林。树林里满地是深绿色的牛蒡草、金黄的野菊花、紫红的牵牛花。雨来、铁头、二黑、三钻儿、六套儿、小胖儿、杨二娃，还有几个小朋友，正在这林中玩耍。



这几天，敌人没向这边出发，芦花村变得安静了。只有河北很远的地方，大炮像闷雷，轰轰地响。

雨来和小朋友们用木棍和秫秸秆儿当步枪，学军队练操。每个人，把自己所保存的八路军衣物，都穿挂在身上了。铁头戴一顶八路军伤员送给他的破军帽。洗过以后，变得皱巴巴的。铁头不住地转动着脑袋，从帽檐底下射出两道又庄重又严肃的目光。他鼓着嘴巴，瞧那股神气劲儿，就好像这一顶帽子把他全身都武装起来了。

二黑的腿上缠了绑腿。把系裤子的那条又窄又旧的皮带，扎在外面腰间，用一根细麻绳系裤腰，他不住地往上提滑溜下去的裤子。黝黑发亮的小脸儿直冒汗。二黑喜气洋洋，咧着嘴巴，龇着满口白牙笑。

三钻儿腰间挂着个长形的破皮套子，里面插着一把铁片儿剪成的短剑。他一会儿挂在左边，一会儿挂在右边，大惊小怪地警告别人：“别碰到我的剑上！扎了你！”

雨来头上戴一顶褪了色的绿军帽。帽舌软塌塌地耷拉着，快遮到眼睛上了。因此，他看人得仰起脖子来，差不多脸朝天。他用牵牛花的藤蔓当作皮带扎在腰间。花朵颤巍巍的，这不像皮带，倒是真正的花环。

他们“一二、一二”地喊着口令，挺胸瘪肚，直着小脖子，迈着正步，在树林里转圈儿。跪下一条腿，朝一个目标瞄准。后来就演习“冲锋”。他们呼哈喊叫地奔跑着，用当作步枪和刺刀的木棍扎草垛。在他们的想象里，这草垛就是守在阵地上的鬼子兵，连扎带挑，草叶乱飞。草垛的主人，二黑的爷爷，远远地跺着脚喊叫：“小兔崽子们，把我的草垛都扎乱啦！”

他们转身向墙根的小树棵子冲过去，把树棵子砍打得乱摇乱晃，树叶纷纷扬扬。三钻儿用剑一指旁边爬满豆角蔓叶的寨子，说：“去消灭最后一股敌人！”

他们又转身呐喊着向寨子冲过去，连扎带砍。不提防一个老奶奶正在寨子里摘豆角，从寨子梢上的密叶中间探出头发花白的头，睁大眼睛，惊叫道：“我的老天爷，把我的豆角都糟蹋啦！”



他们转身向路边的马兰草冲去……

铁头的小妹妹二妞做护士，把高粱叶子当作纱布，连呼哧带喘地往杨二娃的胳膊上缠裹。杨二娃装伤员，可是一点儿不像，雄赳赳地站在那里，嘴里不住声地叫着：“这不算啥，轻伤不下火线，快点扎上，再去消灭鬼子！”

他们押着想象里的一队鬼子兵俘虏，走进街里。听见有人喊：“来跑反的啦！”

只见村西大路上和庄稼地里，黑压压的人群，呼啦呼啦往这边跑。

“我们就是到这儿埋地雷的”

芦花村的街上，立时变得喧腾起来。飞扬的灰尘里，人呀，车呀，牛呀，毛驴呀……就像河水般往东流。小猪崽子尖声尖气地叫着。鸭子从背筐里伸出长脖子，张着扁嘴，嘎嘎嘎嘎。一只老母猪，带着个沉甸甸的大肚子，摇摆着耳朵，扭搭扭搭地哼哧着。赶猪的老头儿，留着一把灰白色的大胡子，汗流满面，就像回答谁的问话似的，一边走一边喊叫着：“我不能把它留给敌人，眼看就是一窝小猪啦！”

扬起的尘土，在大路、在田野、在村里的街道上浮动。在这猪、牛、人、马、车辆汇成的河流里，长着连鬓胡子的武装班长申俊福过来了。他敞着怀，高卷着裤腿，光着两只大脚，肩上扛着个大地雷。汗珠顺着他胡子拉碴的脸往下滚，顺着他袒露的胸膛往下流。他一路上喊着：“闪开！闪开！别挡道，嘿！”

后面跟着十五六个大汉，有扛着地雷的，有用柳条筐背着地雷的，有用篮子挎着地雷的。四五把铁锹，七八支步枪。有村里的民兵，也有区里的爆炸小组。

雨来、铁头、三钻儿他们，跟在民兵、爆炸小组的屁股后头，连颠带跑

着喊叫说：“我们也去埋地雷！”

民兵和爆炸小组，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，嘴里喊着：“别捣乱！一边去！”

雨来脸上带着兴奋的神色，颠跑着，拉扯申俊福的褂子后襟，说：“大叔大叔，我们会挖坑！”

申俊福连呼哧带喘地叫道：“嘿，嘿，别拉我呀！还给我添分量吗？”

到了村东大路上，开始挖坑埋地雷的时候，一个民兵发现雨来他们还是跟来了，吃惊地叫道：“我的小爷爷们哪，你们来凑这热闹干什么？”

申俊福跺着脚说：“快给我走！”

雨来他们互相望了望，凑一块儿，悄声商量了几句。然后，雨来摸了摸头上的军帽，低头瞧一眼腰间牵牛花的藤蔓，理直气壮地走到申俊福跟前，说：“我们就是到这儿埋地雷的！”

铁头他们帮腔说：“对啦，我们就是到这儿埋地雷的！”

申俊福正忙着分派民兵和爆炸小组埋地雷，没时间理他们，只是烦气地用手拨拉雨来一下：“去！去！别捣乱！”

雨来受了推搡，并不灰心，大声喊叫：“怎么我们来帮忙也不好吗？”

申俊福见雨来他们死乞白赖不走，就向一个高个子民兵挥手说：“把纸条和粉笔给他们一部分，叫他们画伪装地雷去吧！”

雨来他们拿着纸条和粉笔，一个个脸上带着庄重、严肃、紧张、兴奋的神情，往回跑了一段路。从村东头路口开始，在大路上、漫地里，用土块压下红绿纸条，用粉笔在每一个纸条周围画个圆圈。

纸条上有的写着：“喂！小心地雷！”

有的写着：“请日本皇军吃点心！”

有的写着：“请皇军坐飞机！”

二黑用手提了提滑下去的裤子，两眼瞧着大路一处坚硬平坦的土地，皱着眉头，嘴里吸溜着气，说：“应该在这儿写几个大字！写什么呢？”

大伙儿都翻动着眼皮想词句。雨来把军帽往后脑勺儿推了推，双手叉腰，叉开两腿，寻思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把课本上的一句话写在这里吧！”



他摆出架势，两腿劈成八字，弯腰拿粉笔在那块坚硬的地上，歪歪斜斜写了几个大字：

这儿是中国的土地！

这时候，申俊福向这边跑来，手一挥一扬地说：“快走，快走，向东南跑！敌人到啦！”

不由分说，连推带搡，把他们推进一个土沟。叫道：“顺着沟跑！”

孩子们顺沟跑了一段路，爬上沟坡，又跑过一块地，在一个圆形的大土坑里蹲下来。他们都睁大眼睛，互相对视着，仄起耳朵听四周的响动。每个人脸上紧张的神情，明显地表现出他们等待的这件事，让他们又高兴，又有点害怕。

危险的侦察

不大一会儿，听芦花村里砰砰响了几枪。接着就听猪嗷嗷地叫起来。孩子们都张着嘴巴，眨着眼，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。都知道，敌人已经进村了。

二黑和雨来爬到坑边，伸小脖子探出头，目光掠过野菊花和草梢上面，向村边张望。杨二娃在底下用手拍打着腿，叫道：“别露头儿。鬼子有隔山镜，有隔山镜啊！”

过了一会，见村东头路口那几棵柳树中间，出现了一面膏药旗，还有穿黄军服戴钢盔的鬼子。雨来和二黑一翻身滚到坑底，不敢露头了。

他们眨着眼，心里计算着鬼子该走到哪里了。他们仄着耳朵，等着村东大路上的地雷声和民兵的枪声，等了半天，却是静悄悄的，连村里也没有声音了。只有微风吹着坑边上的野花青草，发出轻微的沙沙声。蓝天中的白云，一动不动静静地浮在那里。

他们爬到坑边。探出小脑袋，望望北面的大道和漫地，空空荡荡，一个



人影也没有。再瞧瞧村头上，那些敌人也不见了。铁头把那顶皱巴巴的破军帽摘下来，又使劲戴在头上，叹口气说：“这么多地雷算是白埋啦！白埋啦！”

大伙儿都唉声叹气。就像挖下陷阱捕捉野兽的猎人，眼看走到陷阱边的野兽又扭头回去了，急得他们拿拳头直打自己的腿。

他们看见村头上出现了一个光着膀子戴草帽的人，手里拿着镰刀。又一个戴草帽穿白汗衫的人，扛着锄头，从村北顺墙根走到村街口上，站住脚，向四周望了望，进街里去了。那光着膀子的，站在土堆上，向村东这边招招手，也朝街里走去了。

雨来他们看这情形，相信敌人确实离开了芦花村。他们要最后侦察一下，再把消息报告给民兵和爆炸小组。他们装着在地里找雀窝、打蚂蚱，往村头上靠近。一只蚂蚱鼓动着翅膀沙沙地往北飞了，二黑却扬着手往西追去。雨来一会儿蹲下身子拿手挖一下土，一会儿用脚踢一下草棵子。铁头时而追到这里，时而追到那里，就好像他面前真有一只蚂蚱，叫他追得这儿那儿乱飞。可是他们的眼睛却一直瞄着村头，瞧那里是不是隐藏着敌人。

他们不知道，鬼子并没有走，正在村西北的河堤旁边隐蔽着呢。鬼子让特务装成老百姓，到村东头勾引跑走的人们回来，给他们带路。鬼子瞧见那密密的地雷阵，一步也不敢走了。

现在，一个特务隐藏在路北的墙里头，一个特务隐藏在路南的墙里头。狐狸一般狡猾的眼睛，偷偷地从墙头闪露出来，瞧着七八个孩子一边玩耍着一边走，隐没在一块高粱地里了。从那摇动的高粱秆儿看得出，他们正朝村头上走来。

特 务

雨来他们出了高粱地，借前面一座苇塘的遮掩往前蹭。

雨来在前面，把一只手伸到背后，往下一按，后面的人都张着嘴巴，眨着眼睛蹲下来，仄起耳朵听了听。然后都站起来弯着腰，眼睛滴溜溜地乱转，扫



视着四周。他们悄悄地迈脚步，不让脚底下发出一点儿声音，沿着苇塘长满薄荷草的斜坡，往墙根下绕去。

靠墙根，有一棵笔直的白杨树。因为雨来爬树爬得快，他们决定他先上去瞧一瞧。

雨来爬到树半腰，迈到墙头上，向院里张望。其实，那特务就隐藏在院里他脚下墙根的草垛里呢。雨来哪里知道。只见院里和大街上空空荡荡，一个人也没有。院里粪堆旁边的猪圈门敞着，门口有一摊血，圈里的猪已经没有了。大车旁边，有一件粉红色的花褂子，一卷白线，大概是从敌人抢走的包袱里掉出来的。街上有一团带血的鸡毛，空纸烟盒子，摔碎的瓷瓶。雨来向站在墙外树底下的小朋友们大声说：“鬼子走啦！你们等着，我把旁边那个角门开开！”

雨来用胳膊抱住墙头，先把两腿悬空地伸下去。下面正好有一个不大的草垛。他想踩着草垛跳到院子里。突然，他“啊呀”惊叫一声。他感到脚下踩的不是草，低头一看，正踩在一个人的脑袋上。雨来想要把脚收回，那人伸手一拉，雨来扑通一声跌到地上。雨来急忙向墙外喊：“快跑，快跑！里头有敌人！”

铁头、三钻儿他们返身跳进苇塘里。路北墙里的特务朝苇塘砰砰打了几枪。因为有芦苇和高粱遮掩，他们都安全地逃了出来。只有雨来落在敌人手里了。

这个特务，身穿白布小褂。瘦长的脸上满是小红疙瘩，分头发式像女人一般油光光的，满口金牙。他两眼上下打量着雨来，那份儿高兴的样子，就像得到了一件宝贝。他一边拍打着身上的干草，一边得意地说：“逮住一个也就够啦。要不是你这小兔崽子踩着我的脑袋，你们一个也跑不了！”

雨来坐在地上，四下里瞧瞧，再没有别的特务了。心里说：“我得跑，不能叫他这么把我逮了去。”雨来见这特务只顾拍打身上的干草，一翻身起来就跑。特务一伸腿，绊住雨来的脚腕子，扑通一声，雨来又跌倒在地上了。

特务抓住雨来的后脖领儿，往上一提，叫声：“给我老实地走！”